

還我
蘇北

復蘇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四月十五日出版

發行所 薛明劍 屬先答 編輯人 孫德先 孫翔風 李揚平 華晉吉

本 期 要 目

半喇嘛國與江蘇精神

江蘇復員問題的標準工作和希望

偽組織海陸空軍内幕

偽全國感化院之內幕

偽組織中的文化醜態

敵偽強化冬防工作

不堪回首之南京

偽方所謂模範縣的常態

江南前哨來鴻

中共在蘇北

故 鄉 情 報

人 與 事

舊夢錄

悼念翟特烈士

楊仁溥先生事略

記蘇皖聯立技藝之專科學校

文 藝

一個噩夢似的經歷

此日三首

西北考察新感

詞三首



李揚平
奔流

龐貴德

漢子
黃正名

郭樹權

孫晉
黃炎培

胡元民

華燧卿

重慶新新文記印刷公司

印刷者

重慶望龍門無錫同鄉會

重慶保安路文信書局

總經售

重慶民族路特五號

發行處

重慶新新文記印刷公司

◆◆鄉聞一東◆◆

- ▲葛達時王良仲已於二月先後乘機去桂轉蘇，省黨部已呈准中央仍留蘇南，故葛氏將常居溧陽，王氏則將駐廣安辦公。
- ▲國軍第十軍軍長方覺先氏，駐長沙兼任警備司令，近日因公來渝，日前蘇省同鄉會曾開會歡迎，聞方氏不日仍將返湘。
- ▲吳壽彭氏奉調參加中訓團高級訓練班，近日復任三民主義青年團浙省代表，參加三青全代開會。
- ▲國民參政員江問漁氏，近辭中華職業教育社辦事部主任後，該社董事會，推聘專任中華職業專科學校校長。
- ▲財政部鹽務局視察處副處長顧建中氏，近奉派兼任中央調查統計局副局長。
- ▲國父實業計劃研究會組蒙疆考察團，由團長葉秀琴氏領導出發抵蘭後，葉氏因公返渝，改由副團長張彬忱領導入新。
- ▲中委耿君武氏，自兼任中央秘書處副秘書長後，昕夕從公，倍加忙碌。
- ▲錢賓四(穆)氏，近自昆明來渝講學，與蕭一山顧頡剛馮友蘭諸氏，成立中國國史學會，黨國元老吳稚暉氏贊助甚力。
- ▲貴州日報經理趙英上月由貴來渝受訓，不日將出團返貴。
- ▲馮玉祥先生允為本刊下一期撰文，題曰「節約獻金運動與復蘇運動」

——林 桂——

大 中 機 器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專 製 軍 需 用 品 ◆
◆ 精 造 各 種 母 機 ◆

總發行所：桂林北極路三五號
廠址：桂林北門外五權村
駐渝辦事處：重慶四五路江家巷口
電報掛號八八八八
電話二五〇一

的，所以，每一個人生了三個兒子，一定要叫兩個兒子去做喇嘛，這就是真正道地喇嘛國的現象。

「除了蒙古西藏以外的中國別的地方，固然沒有那些穿紅的或黃的喇嘛衣服喇嘛，但卻有着不少穿長衫的讀書人，這在古代便叫作士。這些士也有他們的一套禮貌，他們穿上了長衫，懂得一些禮貌，便也立刻得到社會上的重視，他們可以藉此升官發財，得到社會上優越的地位和享受，他們和穿上了紅的黃的衣服的喇嘛一樣，決不肯割下他們的長衫。在幾十年前，我們不知道別的什麼，同樣也和喇嘛一樣，不需要而且不大願意知道別的什麼，因為他們一穿上他們的法衣——長衫，愈念他們的經咒，也就能得到一般民衆的尊敬和供奉。現在因為時代環境的逼迫，雖不得我們不能不多跑些路，到外邊看看，知道一些除了經咒以外的別的什麼，可是這知道的別的什麼，往往也很容易的變成了他們的經咒。這種情形和喇嘛實在最像沒有，說他們是「半喇嘛」，決沒有故意形容他們。

「我們中國打了六年大仗，一共用了一×××元，這一個數字，聽到的都覺得龐大得驚人，可是美國最近一年支付的軍費，便有一千萬萬美金，如果照官價算，一個美金等於廿元法幣，那麼，我們打了六年的費用，才等於人家一年軍費的×分之一。換句話說：就是美國一年的軍費，我們可以打一××年。美國在一百五十年前才獨立，她本來是一片荒地，可是經過一百五十年的發展，現在竟能這樣的富饒。我們中國有五千多年的文化，論土地比美國還大一些，論資源也不輸美國，論人口更遠超過美國；我們周秦漢唐文化燦爛

燦爛的時代，不要說美國不知在那裏，現代的列強也連一片野蠻世界；可是最近一兩百年中，自從瓦特發明了蒸汽機，接連着火車輪船都出現了，到了十九〇三年飛機上天了，她們跟着科學的進展，突飛猛進地向前進展，連美國一片荒地也將成一個富強大國，一個一個都遠遠地超過了我們。再拿現在正侵略我們的東鄰日本說：明治維新到現在不過八十多年，在維新以前，日本的人民很多不知道什麼是煤，一個初開到的外國輪船，船上所用的煤，曾引起日本人民的驚奇。可是，她現在居然敢東犯中國，西襲美國，南出英海，北脅蘇俄，不啻與世界為敵，人家這樣飛快的前進，我們卻成千年停滯着不動，這關鍵一書說之，便因為我們沒有知識稍有地位都成了半喇嘛，我們早已是一個半喇嘛國了。」「可是我們在目前的世界中，能永遠以一個半喇嘛國存在下去麼？這自然是不可能的。過去百餘年來創巨痛深的教訓，和九一八以來日本對我們的大舉侵略，已經很顯明很深刻，同時也很急迫地促我們改弦更張，我們也早已明白非改弦更張不可，最近我們的領袖在所著的中國命運中，特別懇切地說到這個，他提到實行國父實業計劃最初十年內所需用的人才和物資，希望大家有信心努力去做，但今部實業計劃，依舊中的預計，需三、五十年始能完成，世界的變化這樣急劇，在現在美國一年的軍費已足夠我們打一百二十年，相距得這樣遙遠，如果戰後還需要五十年從容建設，能不急太投麼？自然物資人才都有問題，最初十年內所需要的數字，在目前的中国已使人覺得咋舌，覺得困難，但使得中國

統文化偏向發展所造成的惡影響。中國的傳統文化，自然有牠特殊而燦爛的優點，這些優點最顯著的是表現在完美而燦爛無比的政治哲學方面，不但值得中國人自傲，應當予以繼承與保持；而且是歐美文化所沒有，更值得努力發揚以福利世界。但牠的發展始終是偏向的，錢賓四先生曾在思想與時代原文說明，中國政治是士的政治，有牠特殊的優點。（手頭無原文記其大意如此）作者以為這種士的政治，就是中國文化偏向發展所形成。牠有優點，但也有不少缺點。最大的缺點，便是造成求學問只為了作官的風氣，因為有了這種風氣，在初期便形成倫理和政治以外無學問，（中國正統的政治思想，政治以倫理為出發點，所以兼重倫理）。末流所至，倫理和政治的學問，實質成爲一種經咒，這種經咒是做官的敲門磚，是想做官的必學的技巧，未做官時必當鑽研，已做官後便可不問。於是學與行不僅脫節，學更變爲具有卑劣動機行爲的招牌，如果真有照所學去實行的，反爲一般社會笑爲迂闊。吳先生曾論「人的行爲動機有三：第一由於好奇或信仰，這種動機的效果最大，它能使人以畢生精力專注一事物不恤飢寒，死生以之。古今仁人志士及鑽研科學創造發明的大科學家，都因具有這動機，才能有所成就。第二是發財，這種動機的效果也很大，牠也能驅使一般中人以下的大衆，犧牲畢生精力於一事業求其成功。第三是義務，這種動機的效果最小，因為牠不易驅使中人以下的大衆去行動，只能使少數義務感發達的賢哲藉此而行動」。士的政治的末流，因爲倫理政治以外無學問，牠不容許社會對於別的東西好

奇或信仰；更因爲學會了以倫理政治爲招牌的經咒，便可在社會上獲得優越地位，因此一般人更不需要對於別的經咒或信仰，結果便根本塞了第一種動機，埋沒了不少天才。同時又因爲做官不但可以獲得優越地位，兼可以發財，在發財優越的享受；而且又有意無意地限制的任何事業發展，做官幾乎成爲唯一最易發財的捷徑；於是又誤用並塞掉限制做官第二種動機發展的方向。最後，做官既爲發財不吝作善，自然發生不出對人對國家社會的義務感，所以連帶也壓抑着三種動機的發展，只讓少數做官人非笑爲傻子的還勉強保持着它。這樣一來，行的動機在中國社會幾乎只剩了第二種，而這第二種動機又是範圍狹隘地偏向一個只有利權自己而無害於國家社會的方向，繼續不斷的發達，積時既久，便造成了一個只會向錯誤方向發展的習慣。在有利社會國家種種方面，一切動機既早已幾乎完全被扼殺，自然起多數人趨逐知道去行。即使知道了怎樣去行，但知與行早分崩兩離，結果問僅成爲粉飾卑劣動機行爲的招牌，再加上，只餘的趨逐方向發展的習慣，那些知道了行的人，自然不會願意趨逐的去行。這樣，試問在中國自古以來最占勢力的士的階級，怎樣能不變成半喇嘛？中國又怎樣免得不成爲半喇嘛國？

這促使中國成爲半喇嘛國的病根，既然是中國傳統文化偏向發展所造成，所以追溯起來，實在源遠流長，在一二千年中，這種病根隨着傳統文化的綿延遞發展，趨變趨惡，到了明清兩朝，這病根的深沈，到達了頂點，由於這緣由，連中國傳統文化特有燦爛的優點，都幾乎被淹沒了。真到國

父以不屈不撓的精神發動革命，更融會貫通中西學術思想創造了三民主義，領導着許多革命先烈和同志，經過數十年的奮鬥和陶冶，三民主義文化始逐漸萌芽。這種文化不僅是中西文化的綜合，而且將是中西文化的清算。其結果必將一面清除中國傳統文化給予社會現存的惡影響——即上文所說的病根；一面揚棄西洋文化的不良部份，而竭力發揚中國傳統文化燦爛的優點，和西洋文化的特長，予以冶鑄。現在上自領袖下至國內賢哲，都在共同向這方向努力，可是源遠流長的半喇嘛國的病根，實在太深沉，它雖然由於這些努力已較明清兩朝，減進了好些，但在大體上說來，減進得不僅太少而且也太慢，它依然勢力極雄偉，依然在頑強的作祟，阻礙了一切中國新生力量的發展。最顯著的便是：有利社會國家行動的動機依然很缺乏，所以國父不得不創「知難行易」之說，領袖也不得不一再倡導「力行」以鼓勵大家去「行」。反之出於發財而又專向錯誤方向發展的動機，也依然是中國知識階級唯一勢力最大的行的動機，因此公務員不負責，缺乏工作效率，而貪污的風習亦仍極熾盛；一般青年更不之敵羨穿長衫或西裝，舊的或新的半喇嘛的法衣，而不願脫掉法衣去幹實際工作。在這種情形之下，一切有利國家社會的事業，其「行動」都成爲問題，人家可以飛速的進展，在我們即使能行動開展，也只能蝸牛似地以極難想象的慢的速率來行動，來開展，這實在是正待急迫建國的中國一個莫大危機！

以三民主義文化來清除傳統文化的惡影響，自然是這嚴重病根的對症良藥。但有了這對症良藥，如果缺乏有效的藥

引，這對症良藥不但未必能見效，說不定那根深蒂固的病根，還會把三民主義文化變質，使同樣成爲一種半喇嘛的煙死而爲助長這病根的毒藥。那麼，究竟什麼東西是清除這病根的有効藥引呢？說起來很平常，很簡單，那就是復蘇並鼓勵那些在中國已被扼殺的正常的行動動機，裁抑並轉移自私的專向錯誤方向發展的在中國競爭成爲多數人唯一的行動動機。

如何才能構成這藥引，自然該從多方面着手，說起來頗爲複雜，非本文所能盡。但如僅就人民大眾都可努力都應當努力的一端說：吳先生所說的「發揚無錫精神」，實在不失爲最有力的辦法之一。

所謂「無錫精神」，加以分析：實際也很卑卑不足道，表現這種精神的行動動機，大部還脫離不了「發財」，不過發展的方向，却和一般半喇嘛完全不同，他們是朝着使自己發財，同時也增加國家社會的實力這方向走的。換句話說：他們不像半喇嘛般，除傳統有害的行動以外，憚於作別的行動，他們有着相當豐富的事業心，肯以畢生或大部的精力，在事業上謀發展。（無錫自然也有半喇嘛，但與別處的半喇嘛亦稍有不同，他們或多或少有些事業心）。說得寬泛些，這種精神其實可視爲「江蘇精神」，因爲一般江蘇人的事業心，似乎比別處都發達些，不過在無錫表現得最顯著罷了。這種精神如果發揚光大，朝深處說：即是國父曾嘉勉夫不「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的精神，予以適宜的領導和鼓勵，它可以把發財的動機作基礎，連帶引走好奇，信仰，羨慕

各種行動動員的復活和發展。朝野處境：吳先生曾一再說，凡事「作始也簡，將畢也巨」。上海蘇州河畔的若干無錫鐵匠，會造成目前到處皆是幾十包辦全國鋼砂鑄工業的無錫幫；無錫一二商人的倡導，會造成三百多個大煙商，這地裝桑，絲紗麵粉工業在全國都受一戰二戰的感況，如果中歷多數人都能接受這種精神迅速消除根深蒂固半割的病症，必然會在很短的時期內，即可收得良好的效果。

江蘇復員問題的標準工作和希望

一、一點小感想

自故鄉淪陷以來，至今將時六載。每從艱難困苦的交通中，帶來了一些可貴的消息，無不引起我們沉痛而悲憤的情緒。我們對於這永不磨滅的血債，自然是刻刻不忘的想設法取償。必須呼喊起「還我河山」，加對對敵人的反戈，期望我們能夠迅速地踏上故鄉之路。

近來大家熱忱地討論着怎樣復員的問題？這是中心的表現。我們每一個人期望着的勝利早日來臨。不難沒有把故鄉遺忘，而且正在作打回老家去的準備。這雖然足令人興奮而可以欣喜的現象。只是，我們試問自然想：一、戰前的故鄉是如何？現在的故鄉是如何？二、故鄉是遭敵人蹂躪和破壞殆盡了，一旦可以復興時，其任務的鉅大而困難，究竟是如何？三、處在後方的同胞們，自故鄉淪陷以後，對於故鄉一切情況，是應充分瞭解？平時對於屈辱在敵人鞭撻的故鄉父老伯叔兄弟姊妹們，（甘心為虎作倀的漢奸們當然除外）或是歷盡險阻，仍在忘而奮鬥的故鄉好兒女，有無相當聯繫與呼應？那麼，我們實際的討論復員問題，不似「在紙上談兵」。

抗戰正在恢復，建國已在開始，而為這些阻礙的半割精神依然存在，而且頗為猖獗，中國人應該每個人都自勉為一個白血球，以江蘇精神！亦即吳先生所說的無錫精神！和這半割的病症奮鬥。尤其江蘇人，這種精神就是自己固有的精神，努力發揚光大，分向深處更處進展，以策勵自己，影響別人，迅速消除這種半割障礙的病症，更該是當前最不容辭的任務。

李揚平

應該對於有些問題，作一番精密的探討！

這是我寫這篇文字的動機。

二、故鄉的今昔觀

江蘇抗戰初期的史略略者，那直鈞叫人講嘆着「敵我同仇」。無論大江南北，全省三千萬民眾，在領袖抗戰的號召下，全體動員起來。所以當淞滬之戰劇烈之際，凡後方民眾應盡的責務，與應有的準備，在每一個角落。就是每一個民眾，可以說沒有不覺醒而活躍者！

只可惜我們的抗戰太艱固了，在長期抵抗的決定下，必須忍痛作鉅大的犧牲。就我們江蘇而言，大江之南，在二十六年底，便是那麽匆促的丟棄了。接着蘇北各縣支撐了若干時日，從黃橋事變發生以後，亦便連連喪失，現存現存只有蘇南唯一根據地，宜溧一帶，運站在蘇南線與安南線等敵人的前線。和和抗戰初期的情況對照，所有以前對蘇南的標準的功夫，因為中間受了意外的打擊，不免相了脫節的打擊，以致和目前的任務，未能相配合和適應！

因此，在故鄉亦鬥着的健兒，其處境之艱窘，任務之艱重，實千倍百倍於昔日。其處境之艱窘，任務之艱重，實千倍百倍於昔日。

這無數忠勇的健兒，犧牲了性命的，正不知若干人！至少，不能在若干年的造成的陣壘中站足而出走了，至于戰時情況迴殊，很容易給一些地痞流氓以活躍的機會，以致良莠難見，貽一般民衆以不良的印象，原爲不可避免之事實，在吾蘇各地，當然不能例外。

就我所認識的許多人，把他們這六年來的情況敘述，正可證明上面所列各點：

某甲是最具抗戰情緒和有充分認識的一位，從江南淪陷開始，他逗留故鄉，絕未出走。因爲他從民國十六年起，即參加組織民衆的政治活動，所以，他不久便把忘誠樸實的老百姓組織了武裝的隊伍，（他們的武器，便是國軍撤退時所遺留的）沿著錫常公路建立起來抗戰根據地。他不是變遷政客，更不是嗜利的流氓；他只是具著一顆熾熱的心，想替祖國盡力，只是，他缺少上層的關係，一向向敵人不斷的進攻，一面還要周旋于所謂「友軍」之中。結果呢？這種實地苦幹的份子，終于把可貴的生命犧牲了！不成功即成仁，在某甲固是視死如歸，但可遺憾的，他並不是捐軀，于敵人的炮口，而是死於「友軍」的鎗口，這未免太令人傷心了！

某乙是江湖上跑慣了的人物，由于時勢造英雄的結果，居然糾集了一部份伙伴，並找得了和中央的關係，在江南各縣淪陷後，担任某區的特工××隊的××。最初，這種純粹崇拜英雄主義的典型、人物，確乎工作得相當努力，可惜對政治常識太缺乏認識，同時個人的私生活，受著物質享受強烈的引誘。一旦環境急速地變化，他內心的動搖，自熱地加甚起來，終于，他開始背叛了任務，不再爲中央效力，甘心搖身一變成爲敵偽木牙。反把舊時伙伴，殘害了不少！

某丙亦是留在故鄉工作的一員，幾年來不知道他的消息，最近，因爲受敵偽清鄉的威脅，在最近一次游擊戰以後，

把他幾年來心血造成的幹部犧牲盡了手榴大獲以尊貴的到達了江南某地，詳細地寫了一封信給我，讀完後，使我最近惆悵的是這般幾句話：「朋友！一切均變了！請在後方爲我盡一工作！」

從這些敘述裏，散發出不少嚴重而迫切的問題，值得我們詳細的討論！

三、幾個當前的問題

除掉前節所述各點，最近吾蘇黨政領袖在濰縣談話中，曾一再呼籲淪陷同鄉懇切表示過：「當前方迫切的需要計，歡迎後方的同鄉回去共同努力。」本來，目前從後方歸來的同鄉，確乎是太多了！無論黨務，政治、經濟、教育文化等部門，一向在吾蘇負責者，大概都已拋棄了舊時的職位。說充實前方人才，確乎，是莫大的損失。同時後方的同鄉不是大家期待回返故鄉嗎？那又何必遲延至此，或復興之際，倉皇應儘可能地提早回去參加準備復興的工作。此外，從淪陷區的現狀觀來，覺得在準備復興之前，必須解決的還有左列各項問題：

（甲）鞏固大江南北根據地；無論敵人如何地壓迫，在蘇北方面，省府所在地一帶，始終未被敵人侵入；在蘇南方面，我們仍擁有宜溧一帶的山地，和敵後各縣取得聯絡。因爲受地理上之限制，不復能像以前能極便利取得物資之供應，可預防遭受敵人強烈的打擊，着不必作無謂的犧牲，以求地區上之擴大。但對於這發達地帶的心臟地帶，一方面應力求其鞏固，一方面應積極發展敵後工作，俾速可以「守」和「進」可以「戰」！

（乙）統一敵後組織的編制與指揮；過去若干年來所成在敵後的部隊，在敵偽清鄉的威脅下，所以容易紛紛瓦解的原因，未始非「友軍」之故，現在敵後各縣

故鄉情報

偽組織海陸空軍內幕

奔流

沐猴而冠居然高唱建軍

毫無心肝終是醜態畢現

南京偽組織高唱建軍口號，已經三週年了。汪逆心中因為存了要作「海陸空大元帥」的妄想，所以平日西裝也少穿了，還有什麼會議，總是穿起軍服，佩着上將領章掛皮帶和指揮刀，馬到皮鞋，耀人眼目，竟不知恥，還在汪逆確是一件新的玩意兒。然而一個從未交過軍費的人，一旦穿上了一套軍服，自然格外的冠冕和莊嚴了。

記者在蘇北游擊區工作的時候，剛值汪逆來蘇北巡視「清鄉工作」，窺見他這番軍服走路的姿態，時而看看指揮刀，時而摸摸掛帶，時而又把褲子角上的皮帶掛上去，連舉手禮也行不正確，真是可笑和可憐，並且與輪流

室內或室外，汪逆見了敵首行致敬，或向下列漢奸答禮的時候，總是脫下軍帽，露出一頭梳得「滑跌死蒼蠅」的頭髮，頭頂着，樣子既謙虛而別緻，可算是「不文不武」的怪狀！

陸軍部是「老刀牌」——目下汪逆統轄的陸軍，號稱三千餘萬，其確數到底有多少，則連他自己也解答不出來，因為敵人的目的，祇恐怕海陸區的

不逞之徒，如地痞流氓，會向他搗亂，於是用「以華制華」的老套，讓汪逆替他統轄起來。所以偽軍中兵多槍少，而且沒有額定的編制，只是各竄一方，苛征暴斂！間有裝備及素質較好的偽軍，那麼，這些都是良心未泯，真贗交關的偽

兒，後會不時地自動攜械，投向祖國的懷抱。偽軍首腦招致不到優秀的份子，於是只好濫捕一批批流氓地痞來湊數！真所謂：今日不知明日事，狂敵人控制之下，你承色笑，只是胡鬧一陣而已。

汪家偽軍之複雜，可稱得是一名目繁多。首推偽軍委會的有警備師（偽師長李福，兼南京警備司令）蘇北行營（偽主任臧卓）憲兵司令部（偽司令張誠）此外，還有蘇皖邊境靖總司令部，武漢安靖公署，廣州安靖公署，豫蘇邊區總司令部，粵閩邊區總司令部等，至於雜色隊伍，有所謂：和平建國軍，復興軍，國民軍，自治軍，靖國軍，維新軍，黃旗自衛軍，剿匪軍，協軍，自衛軍，勸共軍，安撫軍等，總之，番號特多，各自為政，其素質都是一樣的，故有「老刀牌」之稱。

實際上，這些偽軍實力，每師平均還不滿兩千人，甚至幾百人。也號稱一師，如偽軍第二十五師，師長蔡慶霖，駐江蘇東台約九里溝，只有三五百人。偽二十七師，駐江蘇泰縣，師長何林春，只有六七百人，而且這些隊伍中，連着

三力定，是徒勞的，就是這有一些種種

海軍只是一堆垃圾

汪逆爲要建立「中國新海軍」，所以不惜向主子叩頭，討回了幾隻殘廢而破爛的兵艦，如江榮，江濤，海靖，海綏等號，並將海南前水巡學校，改爲偽海上海軍學校，馮校長是姜逆西門，而海軍部長一缺，則爲汪新委任逆援道拾去，

偽海軍部下設軍令，總務，軍務，軍械，艦政，軍需等司。偽海軍陸戰司令是許逆達廷。偽江陰要塞司令，是楊逆哲人，廣州要塞司令，是松逆桂章。而實際的一切權力，都操縱在敵人手裏，這些人，是「拉攏」嗎？他們唯一的任務，祇是些私鹽，販賣鴉片，和查緝私食走私而已，這些，真是敵人所需

空軍有些「練習機」

偽組織之有陸軍和海軍，原已滿天下之大稽，居然亦有偽空軍，航空母艦，真是令人啼笑皆非該偽校成立後，于三十年十一月

一日開學，校長一職，由偽航空署長陳鴻烈充任，他辦了一個高級教育班，像煞有介事的招考學員。大概不會有什麼合乎空軍標準的霸王去投效，只是些喜歡熱鬧的小流氓而已。

上面各項消息，是記者從游擊區帶來正確的報道。可是毫不自量的南京偽組織逆子却在這氣氛下又大吹其「建軍」的高調，大做其「和平」的迷夢，希將民族國家的前途，毫無心肝的丟棄了！

允利實業公司 重慶各機器廠 啓事

本廠等製造龍門刨床等暨各項工具外，並已代重慶，蘭州、南充、宜賓、萬縣等地各麵粉廠、製造大小型各式麵粉機器十餘套。並自造自動氣錘，可以減省打鐵工友之勞力，已經二十兵工廠，西北機器廠，中央汽車配件廠等，先後採購使用。近根據歷年經驗，復聘請專家，參照戰後發明最新式之汽錘，製造一百七十五公斤大批汽錘。備有詳細說明書如荷索取，請附郵票向重慶野縉溪新生院一號本公司可也。又本廠等備有三寸以下大批洋元，及各色螺絲釘出售，如蒙光顧，竭誠歡迎！此啓。

偽全國感化院之內幕

祖國良

△不甘為奴隸的同胞慘遭壓迫

(本刊特稿)汪偽偽自稱「和運」展開以後，在南京市內，即增加不少「生命之徒」之流的搗亂分子；於是不得不有所謂「全國感化院」的設立。顧名思義，「感化院」當然就是汪逆用以禁閉反對「和運」的人，企圖使之「轉變」參加「和運」的一所大規模的集中營。所以在「院」內設置了軟硬兩項辦法，軟的部份是妓女，偽票；硬的部份是皮鞭，刀槍。

這個「感化院」的院址現設在太平路太平巷原前航空署的舊址，那兒範圍很不小，在高聳入雲的圍牆之中，囚有被「感化」者五百餘人，大多數是男性，年齡最大的有五十餘歲，二十餘歲者佔百分之八十，更有十二三歲的天真兒童數名，因常有些兒童也需要「感化」，於是敵偽都以此引為十分遺憾，怎麼連兒童也已被「淪方」收買得知道要抗日救國了！

復每月刊 第一卷 第五期

偽「感化院」成立於去年二月，最初隸屬「專政部政治警察署」，院址則在南京東門的剪子巷。去年十一月，偽「調查統計部」為要爭奪偽「政治警察」的大權，於是順帶將「院」也拿了過來，現在偽「院」經常費為二十五萬五千元，內部組織為「院長」一人（馮逆金源）下有辦事員二人，并分設四科：第一科總務，第二科訓育，負責「感化」事宜，第三科為工作，指導犯人勞作，第四科為管理，專管被「感化」者之日常生活。各科設科長，其下更分設數股，每股有主任，其中屬於管理行的有「警衛股」就是專管彈壓事宜。「訓育科」內則有「半是」或「訓練員」。

汪逆對於被「感化」者常表示非常「關切」，因為汪逆知道這些人是優秀份子，能為己用者最好，認爲這些人雖「中毒太深」，但未必個個都是「暴務難馴」者。

汪逆爲使被「感化」人拔去「中毒太深」的純戰意識起見，於是「感化」以美人計更以享樂的生活誘使「感化」的人，繼之，再以金錢來籠絡，如果卑鄙的手段尚不能生效，硬的方法是：老虎凳，灌辣椒水，電刑……凡是嚴酷變態的刑法那兒是應有盡有的。

「感化院」的科長孫逆竟說：本院成立以來已逾一年，各該人犯不經勸導即凍露海邊，願早日出院，努力補救工作……惟隨時會院者雖人數不少，但被拘來院之人數却亦有增加，可是這廿「和運」和不法亡命之徒仍甚多，此自增加本院工作之緊張。即汪「主席」亦頗感棘手」云。

同時，在「感化院」的牢獄裏，時常有稀粥了的屍體拖出到子夜深，更聽見一陣陣淒絕慘叫咄喝之聲，那真是我們民族戰士們正受着苦難的時候，像皮鞭抽打不能屈服一個愛國者的，汪逆偽「感化院」豈是象徵着法德偽滅亡的途徑。

中九一第...

偽中央儲備銀行各分支行

普設敵人顧問分室

亦從此偽方金融實際已由敵操縱

(上海)偽方自強迫淪陷人民停止使用中央法幣後，偽中央儲備銀行宣稱，為與敵取得「密切聯絡」起見，決然在各分支行設立「顧問分室」，聘日人充任，從此偽方金融實際已由敵顧問操縱，現廣州、漢口兩偽分行之顧問分室已成立，蘇州、杭州兩偽支行，亦將次第設立云。

偽組織中的文化醜態

奉承主子散佈毒菌

無恥作家仰承鼻息

南京汪組織「是沒有文化的點綴」，僅有一些賣國叛徒無恥之徒；製造些可鄙的謬論，散佈些「和平」「毒藥」的勾當，不過是那些奴隸罷了。

在南京夫子廟味不香天香閣墜中煙霧繚繞着，觀衆陶醉着，忘記了外面嗷嗷待斃的乞兒，也忘記後面猙獰可怖的日本兵，祇是坐着在耀煌燦裏，顯明的

伴惟上續西偶大字：「歌舞昇平」這就

是奴隸文化的縮影呀。在「汪組織」之中，主持毒藥文化的頭目，有兩大奸：一是林逆柏生，一是周逆佛海。

林逆柏生管轄下的大本營是「宣傳部」，報紙是上海的「中華日報」，和淪陷區各地「新報」，其他像雜誌是「

中央導報」，像團體是「中國新聞學會」。

周逆佛海管轄下的則是南京「中報」和上海「平報」以及中華報學會」，其建與前者主持的團體，常有厚薄遠而為文併的。

青冠方面也施展它的麻醉工是「陸軍部機關報」——「新中報」和「大慶每日新聞」及華文「週刊」，如「吳亞院」的「觀善」文化的活動等。

一、報紙

除了上海方面外，還有「教育報」，由蔣夫主持的「中國教育建設協會」在南京：林系的報紙是「南京新報」，和這同類性質的在淪陷各地即有各種「新報」出版，例如「蘇州新報」等一類五十五處。「南京新報」除出晚刊，叫「南京晚報」，周系是「中報」和小型的「言報」。其他則有「民權」和「海邊」的「時代晚報」。

上海日方的報紙，有日「福定」主持的「新中報」。有退歸光主持的「新中國」。此外有林系的「中華日報」，有周系的「早報」和「國民新聞」其

他尚有以「秘務局」部式軍為後台的「中國商報」，孫鳴岐的「上海時報」。

二、雜誌

南京：林系是「中央導報」，周系是「中報週刊」「中報譯叢」（已停刊）江亢虎的「民意月刊」，戴英夫的「教育建設」，傅式說的「平議」，陳奉的「縣政研究」，周化人的「大亞細亞」「月刊」「東亞聯盟」等。

上海：日方在滬出版刊物，現極稀少，林逆微者的「現、藝術」被提發復即停刊，目前聞將續出版的，僅雜誌幾種。

三、團體

南京方面的「文化團體」：「中日文化協會」是汪逆本人和日方勾結主持。相同的有日方參加的有田主持的「滿鐵」，松岡洋右發動的「廣辰學社」。

新聞記者的團體有周系的「中華報學會」，由金雄日主持。有林系的「中國新聞學會」，由汪逆保衛主持。兩會各在報紙攻擊，惹了不少的醜聞。

「作者」有汪逆主持的「中國作家

聯誼會」，還有「教育部」的「中國作家協會」，又是在做對台戲。

上面的團體看名字倒很熱鬧，實呢，都是空的，大多數是非但一份「會刊」也沒有出版，還是個人在唱獨腳戲呢。

四、無恥的一羣

素以寫三角戀愛體的小說商張逆資平，現在任「農礦部」的「技正」，在去年這在「新文苑」雜誌，以「文壇登龍術」招搖尋章。

文明戲子陳逆大惠和徐逆公義，都在「教育部」，TT則在度量局任科長。

敵偽強化冬防工作

楚 客

宜嘉民房全毀哭聲遍野

錫常青年數千慘被槍殺

據汪偽偽政府「接濟軍」方面，發表消息在三十一年底，特全面強化「冬防工作」，實施有效的「清鄉」，由敵偽聯合軍，所在地偽保安隊，及偽警察隊，擔任此種任務，預定至本年三月底完成。

在一年前，林逆微者在現實雜誌發表「我不會受，我不會騙」的雜文文章，現在却顯出尾巴，除了主持上海文化郵局的第五縱隊「現代藝術公司」外，還編「中華日報」的副刊。

以色情號召的「平報」副刊，以前由逆漢白編，現在則改歸逆漢方編，這副刊，充滿了糖衣包的毒藥，相當危險。

南京是座沒有文化底荒漠的城，「南京偽組織」的文化恰如小孩子能吹肥皂泡，泡昇在空中，外現映出光明的顏色，不一時間完全破掉，是什麼也沒有。

海南路，每日客車三次，在冬防清鄉期

間，乘客不得攜帶行李，和平門車站起，沿鐵路兩旁咫尺之內，均設置密網，距地高約三尺，黃昏後即禁止人民在密網附近通行。

宜興 宜興至無錫一線，為我方控制區域，最近官村駐敵最高指揮官，竟宣布限令該線居民，統於十月底以前，一律將房屋拆毀，否則將以武力執行，宜興總數十萬居民，於是皆徬徨無措，迫於敵軍淫威，遂致哭聲遍野，怨氣冲天。

不堪回首之南京

南京淪陷已將五載，其中有千萬同胞，日在號哭與奮鬥，受盡種種之災難與侮辱，茲將歸回祖國懷抱之同胞所述，錄佈於後。

南京物價甚昂，其原因完全由於奸商之操縱，南京大奸商不與日本特務機關有聯繫，即與汪偽組織有來往，人民敢怒而不敢言，且敵特務人員，更復橫行無忌，對於居民購買任何物品，均須

天。

武進

敵偽藉口冬防，再度實施清鄉，因此蘇州嘉定常熟等地壯丁青年，多集中常州無錫一帶，企圖乘機逃入太湖，參加抗敵工作，事為敵偽偵知，於是特別注意錫常之清鄉工作，兩縣縣府及地方敵駐軍，工作特忙，挨戶調查戶口，凡壯丁即強抽予以「訓練」，稍加反抗，即在槍殺，自九月份起至年底止，是項青年之被殺者，已達數千人，亦云慘矣！

受「統制」之天賦抽收「特捐」，米麵油鹽等日常必需物品，更屬有源無流，戰前南京同胞食米，現與麵粉雜糧搭食，連雜糧都不易購食，南京如此，其他各淪陷區域，更可想見。

大小漢奸因壓榨同胞而積聚之選舉銀，對於肉體上享樂機會，自屬不容放過，故南京之夜，實罪惡之淵藪，每當夕陽西下，各通衢之俱樂部及大小漢奸

之住宅，均車馬輻輳，燈火輝煌，麻將、牌九、輪盤等各種賭場，坐無虛席，據悉周逆佛海，一夜因牌風不順，竟輸去三四十萬元，賭興誠可謂豪矣。至於煙土汪家班為增加收入以維持小朝廷壽命，煙毒公賣，早已實行，鴉片、白麵、紅丸、嗎啡等物，可任意進吃，但表面上，為遮掩顏面計，「禁毒」之紙糊燈籠，不肯拋却，故南京市上，時可見偽警舉起一羣衣冠楚楚，或鳩形鵠面之煙毒示衆，而煙毒犯愈捕愈多此如為前門捕獲門致形成之一種公式，和門裡者伏須出錢，在馬路上公開賭吧，亦無問題，再次為賭博以外之賭字，南京汪家班中淫佚之風實可驚人，除周逆佛海褚廷民諸，丁逆默村等有煥太太教人外，中華漢奸之妻四妾，則更認為理所當然司空見慣之事，而敬奉昇平之敬奉奉獻，則成為大小漢奸經常尋常獵豔之所，在茶社中，常有為爭鬪藝女唱戲而致滿廳大譁之醜事發生，從上面種種事實，我們可知大小漢奸之如何驕奢淫佚，放蕩無忌，但為宰取豬肉，猶之各餉自須籌畫，而其老妻側用亦將在蠶絲對

子手以謀求我千萬同胞，同時使漢行生
活腐化，陷於自生自滅之境。

南京一切均受敵寇統制，汽油為作
戰命脈，自更在內，但敵寇之新型汽車
，仍不斷在馬路上奔馳，乘坐者非奴役
或同胞之敵首，即為出賣祖國之傀儡，
在馬路及公園市場上，飛兵往來不絕
，在陰森之面龐，得意之微笑，如狼似
虎之威勢，旁若無人之行爲，固可令人
氣憤，且常有任意強迫買賣，打劫行人
，闖入民宅，將婦女作種種辱罵淫淫之
行爲，更爲司空見慣，南京冠冕堂皇之漢
盜狗賊之臭矣。

南京婦女救濟會了解救救生活之慘
痛，敵兵常設清鄉之名，在附近村廟中
窺探，見有壯丁，非指爲「支那兵」，即
謂之「進擊隊」，回答語善，祇受其毒打
後放行，否則即有生命危險，至於擄掠
民財，去送婦女，更屬家常便飯，敵兵
惡惡衝鋒，不問其爲老太婆，或十四五
歲之少女，均有被其蹂躪之可能，於是
荷式而設毒藥，婦女常有自殺，新式而
較整，有時聞可憐之聲，千千萬水
而歸，已死婦女，慘而爲已死婦女復仇

復蘇月刊 第一卷 第七期

。對於小孩敵寇更慘無人道，常假觀善
之名，下毒偽藥爲兒童種種干症，實則
注射含有毒菌苗藥，因而致命者甚多。

汪家班每月收入現在不達兩千萬
，而支出超過四千萬，周逆佛海設法
彌補，一面增加剝削淪陷區同胞之血汗
，一面則濫發偽中券，前者反應尚小，
後者則爲中儲行未能研足日元集團之根
基即不堅固，且偽中儲票在日本印刷，
敵寇可統計其發行數，當然不能由周逆
佛海有發行自主權，至要求准許偽中儲
與日本軍用票等流通一事，已遭敵寇
嚴詞拒絕，如此汪家班之捉襟見肘，入
不敷出，已可概見。

汪家班企圖擴軍以鞏固偽政權，鎮
壓民衆以作保衛小朝廷之武力，遂引起

敵寇注意，因之對汪逆監視甚嚴，其真
名曰保護，汪逆私邸之警衛森嚴，爲任
何南京人所知悉，近敵寇復由國內運來
十七八歲美女女子四五人，贈與汪逆，
名爲侍候，實則監視，此種女子均連曉
三國以上語言，而汪逆一舉一笑之舉動
，無形中已完全失去自由之權志，南京

日本特務機關與聯絡官等務所均設有
人密探，（其他各淪陷區亦然）該探
要任務爲聯絡與控制，對於各傀儡之身
世履歷，均有詳細調查，對於其住址之
亦繪有極詳細地圖，在此種地圖中，任
何種道路可通至何處，均有詳細記載，
按傀儡之一舉一動，均逃不出敵寇掌握
中也。

偽方所謂模範縣的常熟(一)

素有「虞山福地」之稱的常熟，自
國軍西撤之後，福地的「福」字，早已
溜之大吉，不知去向。整日可以聽到
一片怨聲，他們埋怨生活痛苦，不如

趁早死去，其實死也有點死不得，你想
一口棺材至少總得在四五百元，儲備票
一以上，合法幣計算，已經一千元了，
況且死了之後，還要在那排場埋，生活

程度，的確是萬倍可以了，普通的東西，至少要高出幾百五六十倍，吃所未吃，是一個最好的例子，戰前每担不過七八元，現在呢，「銀券」二百多元，（即法幣四百多）不是五六十倍了嗎？「銀券」不止呢！我們拿「油」來說吧，戰前不過三四元一箱，現在你化了八百元辦法，還要有人不可思議，不然還買不到呢；這「是高出三百倍嗎？除了無力的埋怨外，人們還很有把握地預言：「早日總有一天，軍需樂的日子！」以前曾經享受過的安樂日子，他們終日在想，祈禱，國軍早日光臨，更見那青天白日的旗子於空中飄揚，說得痛快一點，「民心是不死的，常熟的民心是不死的。」

上月初旬，余離常轉往來衛，今將當邑大抵情形，筆述一二，以供同鄉諸公，熱心人士一覽。

常是偽方的「模範縣」，這是提出頭了，不論什麼偽方所更替的事情，首領在常邑中說起來，見有不可收，然後推廣之，展開到四方去。與個個也，當我於外同鄉，接獲家報之時，在信封上總看到「模範縣」字樣。

守的守樣，這就是敵人便於檢查信件而寫的，偽法他在信中發現什麼可疑之處，立刻可以按址捕人，處理一切。除當然之外，其他各地，尚無如是之措施。

去年七月一日，開始「清鄉」，首先將城門關緊，半月之內，偽法民會，其調換城市，已屬全春矣。半月之中，一切交通，為之中斷。又自蘇州起至常邑西門外太平港，禁有竹籬一道，此門外亦有，總悉凡屬清鄉區域，均禁竹籬，當時有常邑蘇州無錫常州吳江等九縣為首批清鄉區。竹籬兩邊居民，不得進越分寸，雖田畝被劃為區，亦不可越過界線，然屬隱而不思田地荒蕪，偷採籬笆前往耕種者，一被敵寇發現，則毒打一頓，非至半死不活。沿途設有檢查所，稽查行旅，無良民護者，不得通過，則加以拘留，作非良民辦法。

清鄉之「清鄉」，不一次再次，今年一月七日起，則第四次開始矣。清鄉之主要工作，在於搜括，該竹籬及其不法等。還有去年秋收之後，敵寇即按保甲制，以抵償徵抽田稅，運送回國，徵抽之時，每戶不可私匿，不得轉

買賣，若經查出，則全縣充公。清鄉縣長歸之嘉之德，為王崑山，按王逆本為常邑公安局長，一切熟悉，繼任以來，大率把持青物，其下訓練，亦是清鄉工作之重要者。城中前後三四批之多，至夜矣，每不論鄉鎮村落，均已遍及。搜括者為偽寇，若略有不知意，則奉命槍柄交加，不之惜。城中壯丁，各有竹槍一枝，係一校四五尺之毛竹，削尖一頭，鄉下者則以鋤頭柄代。白天除訓練法外，晚上還需更戍，又各鄉鎮每有瞭望台，或屋頂，或樹頭，警署皆然，當訓練期中，每夜派有壯丁三四名看守其間，於是人均稱空謂「清鄉台」。

常或詐因為有一模範縣「雅譽的關係，逆逆藉藉，曾經到過十次，到了之後，無非吹一泡法螺，來一套壯丁演說，除演說之外，其從逆陳壁書（法界）李士羣（偽江蘇省長）等，亦隨時光顧，演說不下五六次之多。未幾之前，大常縣「報長樂」，紫紙牌樓，街上洒石灰，好地大出表。又強迫學生穿軍服，前往海門外汽車場歡迎，接獲想，這不

前住海門外汽車場歡迎，接獲想，這不

就是... 多到... 百... 這是...

... 中央儲備銀行... 中央儲備銀行... 中央儲備銀行...

江南前哨來鴻

大某某同志，徐君日伙伴之一，抗戰後，仍留故鄉... 二地來函... 三...

... 我... 我... 我... 我... 我...

... 幣... 幣... 幣... 幣... 幣... 幣... 幣... 幣... 幣... 幣...

...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

五、弟潛逃故鄉，已在二十七年五月間，見盧舍于雙泉，老弱真手舞足，人民橫被殺戮，婦女慘遭奸淫，在敵人恐怖殘殺的劇變情形之下，復遭此種不良部隊之騷擾，社會混亂，達于極點。弟當時因手無寸鐵，無法插足活動，遂經艱苦奮鬥，并受民衆之協助，方將一部份不良部隊解決，收復松林，經三個月之時期，將復邑西北各區穩定亂局，原擬乘勢進行全縣整飭部隊工作，嗣因受江南行署江南保衛第一團編制，奉令配合正九部隊，移向虞城常陰沙一帶，發力恢復等事，礙於環境人交通。轉戰數月，無時休

息之理，宜能藉此稍得休息，一已不為國之良部隊，予以摧殘，遂形成數年來互相殘殺，阻礙抗戰之局面，殊堪浩嘆。二十八年八月奉令開至宜黑山中整訓，歷時六月，始告竣事。當時曾函告××，蒙見復丁此為弟在淪陷區奮鬥，以入淪六七百餘，令部受國家編制之第一時期也。嗣因丁松林（原隸魯南地政局局長）在滄州組織部隊，請求行署編制。弟則于二十九年二月，脫離部隊，適在行署工作，即奉令五往淪陷區，點驗丁部人數，詎知丁部所報不實。弟亦因病未能返部，後荷當地人士之要求，復留鄉員維持治安之責。蓋自弟離部後，入山整訓後，防務空虛，盜匪橫行，地方父老，共感痛苦，遂不得不勉力從事，復經三個月之時期，重集人槍五百餘，遂編為縣政府抗敵自衛團之第九大隊，一面維持治安，一面繼續游擊，嗣因淪陷區環境自非其他各縣，遂先復接受偽府編制。弟亦明受偽偽拘捕之實，強迫就範。當以民命為重，思辱以一部份黨方人槍二百餘，受

編制，以圖六零。至三十年三月間，我中央軍某部軍挺進淪陷區，弟即配合行，隨時平放偽以打擊。同時，地總偽府從收田賦。于是，遂遭敵偽深惡大鬥，彼置諸死地而後快。于三十一年二月六日舉行清鄉大掃蕩時竟集中七八千人，將弟部重圍，遂經解。當時有電傳及法實處，遂致部屬及接獲消息者甚多。弟即以身到所受難，深刻其。惟幸安軍。此為弟在淪陷區重圍部隊，因抗敵犧牲之又一時期也。承兄詢及之用，謹奉告。

六、向在故鄉時期，與敵人接觸者，有石橋等秦戰（二十七年十二月）常陰沙守軍戰（二十七年十二月）黃橋秦戰（二十八年六月）萬塔遺戰（二十八年八月）備金陣地戰（二十九年二月）諸戰，三十年以後，即減少部隊行，並專特務工作。

編制，以圖六零。至三十年三月間，我中央軍某部軍挺進淪陷區，弟即配合行，隨時平放偽以打擊。同時，地總偽府從收田賦。于是，遂遭敵偽深惡大鬥，彼置諸死地而後快。于三十一年二月六日舉行清鄉大掃蕩時竟集中七八千人，將弟部重圍，遂經解。當時有電傳及法實處，遂致部屬及接獲消息者甚多。弟即以身到所受難，深刻其。惟幸安軍。此為弟在淪陷區重圍部隊，因抗敵犧牲之又一時期也。承兄詢及之用，謹奉告。

這。破壞大軍，是黨軍的領導，是法西斯軍隊
這。破壞大軍，是黨軍的領導，是法西斯軍隊
這。破壞大軍，是黨軍的領導，是法西斯軍隊

中共在蘇北

龐贊德

特。即團體及個人之生計及活動費，
亦不能支持，加以生活日趨高漲，痛
苦甚多，事實上，游擊部隊與正規軍
不同，一切均須自己打算，是以非在
經濟方面建立基礎不可，此係第五年
來經驗之所傳。
勿違不一，嗣後時時通信，并惠佳
音為幸（下略）

以至在抗戰最艱苦的秋天，沖擊的隊伍
隨着敵寇的侵入而停止。自從
抗戰爆發，蘇北四軍，從魯南來者，計八
萬餘人。蘇北四軍之好，六路軍之好，
他們都稱「抗日高舉一切，一切服從抗
戰」，「徹底實行三民主義為號召」。
自從這口號出了以後，那班文化水準
不高的年輕人，就不覺墮入了他們
的教中，跟着他們去幹了。這是甚麼原
因呢？一方面因為自誇着國土被佔，同
胞被殺，須要抗日；一方面又以程度太
低，不辨主義，對其邪說，就相信了。
另外中共又善用地痞流氓去各極妥

復蘇月刊 第二卷 第七期

員，這更是他們擴充實力的好方法。因
為這班人在社會上是素為人所瞧不起的
，今一旦披以大委員的頭銜，舊在人前
過架了。所謂：「癩狗炸雞一身毛」，心
中自有說不出的喜悅。故雖「湯火在前
，狼虎在後」，亦皆所不辭的。
中共在蘇北用上述二種方法擴充實
力，人數真「春前之草，雨後之蛙」，
一天天繼續不斷的増加，但我們從其所
作所為，以其及內部的抵觸看去，他們
不久便要慘敗的，其生命定似履霜的那
樣危險。

中共統治下的蘇北，以蘇北的各行
政機關的工作人員，代表黨的係各農
政會的農救委員，這兩類人，是時時在
爭奪。行政人員認為他們辛苦了多
年，現在好不容易拿到了政權，應該吐口
氣擺擺架子，當然是瞧不起那班入地痞
流氓，為人所不齒的什麼農救會委員
，區農救會委員的。但在農救會方面，
則又具相反的觀念，他們認為黨黨於一
切行政機關，應該受他們的指導，不該
來干涉他們。因此之故，黨政衝突的事
實，是屢見不鮮的。
最近有一次，某縣政府已經將整入的
條條貼上牆了，突然來了蘇北的一個區
農救會委員，握着拳腳，對區長長的
腦袋上說：「撒泡尿把影子照照了！你有
殺人的權麼？好不要臉的東西！快把政
令收回來，不然，我莖是你的腦筋了」
「某縣長只好說：『是是！』」後來據人
說這區農救會委員與那個人毫無一
點關係，之所以如此者，因某縣長曾換
掉了他那區的一個鄉農救會委員，藉此
來洩恨的。一個縣長與權如此，其他什
麼區長，鄉長，保長更不必說了。那麼

二〇

這班行政人員就情願了農救會的尾巴麼？當然是不會，因為這大部份是老共產員，拿命拚死了一官半職，現反受初出茅廬者的管轄，那裏肯甘休呢？也在那兒用盡了腦汁，訂了許多法律，在與農救會搗蛋。總之，黨與政是無時無刻不在那裏衝突的。

二、經濟崩潰

誰都知道農村的經濟基礎，是建築在農民的生產上面，農民生產率減低，農村經濟是會崩潰的。蘇北自被中共佔領後，農民的生產率便一天天的降低，以至整個農村皆破產了。這是甚麼原因呢？因為他訂立了一道強借食糧的命令

強借食糧的命令是這樣的：

於各區署，鄉公所，保甲處皆組織一個借糧委員會，而在這三種委員會中，除保甲處所組織的借糧委員會是執行機關外，其餘均為監督機關。保借糧委員會的委員，一部份是該保各甲甲長，另一部份是該保各甲中的小組長，這小組長負責，專管該甲甲戶吃什麼飯，倘若有了戶天天吃好的，他就去報

告鄉農救會。鄉農救會根據他的報告，以情節輕重處罰之，小組長有管人吃飯的權利，所以各人都怕他，也最恨他。怕他，是不敢吃好的；恨他，是吃不到好的。通常的借糧分三步驟：

(一) 軟借 保借糧委員會根據小組長的報告，向家有餘糧，即帶三兩個委員去懇商，只用語言去說服。

(二) 強借 倘軟借不達目的，則這一保內所有的借糧委員都要出馬，不用軟語去說服，而用棍棒去恐嚇。

(三) 搶劫 此為最後一者，先在保辦事處用鐮一敲，不但所有委員都要出席，那一保的農救會員也必須要到的。並凡各人手內不是拿着口袋，便是握着棍棒，把門打開後，除了祖先牌子不要外，甚麼東西皆拿的。

在這種強借糧食的法令下，無形中造成了兩個階級：一是借糧者，一是被借者。前者認為不須苦了，因為在沒得吃時可向富人強借；後者認為不必苦了，因為苦下來的糧食，自己不得享用了。這兩階級可以說全是農民。農民一苦，生產率當然降低，生產率既低

，農村經濟，又如何不崩潰呢？

三、文化低落

自中共佔領蘇北後，不惟學校數目減少許多，學生數亦減少不少。究其原因：一是中共本身忽視教育，一是學生都不願進他辦的學校。即在這些少數的學校中每日只上課半天，那半天要下鄉工作。這種教育，我們還美其名曰：「這是做做中學的最新式的教育」。那班執教者，多半是黨員，本身就不懂得教育，他們要教什麼，如何能辦好的教育辦法呢？他們要教時常由國語講到國內，從國語講到本省，再由本省講到本縣，各人皆是這麼一套。課堂上的學生，不是打瞌睡，便是「一心只為讀書」，這樣的教育，使學生程度的低落，是必然的結果。

其甚者報章雜誌，更是寥寥無幾，且印刷特壞，十有七八看不清楚。再什麼民眾教育，社會教育，完全陷於停頓之中。

四、民衆仇視

中共初到了蘇北，天天向民衆宣傳

他們是抗日的隊伍，在華北，在山西，曾獲得空前的戰果。鬼子看見他們就嚇得跑。國所能夠抗戰，全靠他們的力量，否則不被打敗，也早就投降了。老百姓的腦經清楚的固宥，但多半是單純的，經過班費狗皮膏藥的一天一日的吹來吹去，當然有些相信了。然事實會勝於雄辯的，自他們來後，這已二年多了，打是打過仗的，而所打的並不是鬼子，是我們的中央軍。（陸軍八十九軍、獨立第六旅等），並且見了鬼子比老百姓跑得更快，老百姓至是方知他們說的全是假話了。而在敵人方面，也看過這一點便變本加厲的向鄉村去搜刮財物，以達其「以戰養戰」之目的。故自中共到蘇北後，老百姓的痛苦不惟不減，且較往昔尤甚，是以恨之切骨也。

中共對蘇北農民，其法有二：一為預借田賦，二為提戶捐款。此二法不限期限，亦不限數目，但每一次預借或提捐，總覺其不動產為度。因之民怨沸騰。但那若有入是黨員，或是行政工作者，使可免去這些格外捐款，這真是滑稽已極了。

於去歲上半年，其在徐海鹽阜等專署，均印刷大批假版不精，紙質粗劣的鈔票，強迫民衆使用。假版不精，容易偽造；紙質粗劣，容易破爛。這已使百姓苦無適從，苦不堪言了。而且於完糧納稅時，不安此新鈔票，而受老法幣。（民國念五年以前，四行所出者），這

尤令民衆叫苦連天。總之，中共在華北，教唆雖屬龐大，然由其黨政衝突，經濟崩潰，文化低落；民衆仇視諸因看來，其慘敗是必然的結果。就似水至百度定沸，至零度定冰，是不容吾人有絲毫懷疑的。

三十二年三月六日於黃陽

閒話「天皇」

明治風流牡丹花下死

大正患梅毒白癩而死

昭和出世「狸貓換太子」

「天皇」在日本人看來，是偉大無比，神聖威武，絲毫不敢褻瀆的。其實說穿了，天皇不過是一個大號傀儡，軍閥野心的工具而已。明治維新到現在，日本已更換了三個天皇，即明治，大正，及今日之昭和。

明治在位四十四年，此君嗜好風流，後宮佳麗真足鉅三千之數，家花還嫌不香，竟時常便服冶遊，以致染得極重之梅毒病，結果終於死在牡丹花下，做了一尊風流鬼。大正繼承了祖先「光榮」遺產出生後，便患了極重的梅毒，年長時

每逢昇入臨，變成白癩，因此，一生地事頗多，最著有一個故事——

首途主持議會開幕名者總理大臣照

例請天皇宣讀「詔書」，大正竟將詔

書用大變化，亦不發表任何言論。

二、首次出巡，在東京車站換車，

大正忽然能起立，竟在地上爬行，

嚇得眾大臣屁滾尿流。三、首次

接見英皇國特使，竟因病發，

不能發一言，引起貴賓大怒而返。

昭和是位研究生物學者，但他

并不是御生的，只因大正患梅毒不能

生育，以狸貓換太子的妙法，抱了

一個年長的兒子，即今日之昭和，

這事只有前年號稱發狂的宮中老女

官一長津島女史，知道得清清楚楚。

至於皇弟秩父宮，則據說是大正皇

后的私生子。（南人）

人與事

舊夢錄之一

漢子

關於平租仁與英苗

徐州大會戰前夕，我從漢口到了香港，在香港把工作安排停當，我使在慶慶的元直德廣東號上踏上了江海關碼頭。

於是，別離了快半年的上海，我又重新投進了他的懷抱。但是，情形都已和分別時不同。黃浦江裏浮滿了紅魯樂旗的艦艇是不必說的咯，光是隔一條江吧，那在九個月前曾以重炮排擊了楊樹浦敵人陣地的浦東，這時候却在排着「太極圖」以「大道市政府」的名義排演着「封神榜」。南京路上，逾越了車輛駕駛速率規定的油漆着「日本海軍」的標幟的大卡車，橫衝直撞地搖擺着不時迫近兩傍的人行道。這時候，自然會慨嘆着「祖國已經越着遠了」。

我在上海就擱下來，忙着尋覓伙伴

漢蘇月刊 第一卷 第七期

，同志，路線等，一切有了頭緒的時候我爲了工作上的方便（當然一半爲了自己的興趣）我走進了大美晚報早報的編輯部。職務是十分輕鬆，每個月只須繳出二十篇左右的「應時文章」，和爲副刊寫「第一篇」。前者因爲是職責所在，照例是按時繳卷；後者都因爲是私人間的默契，雖另有稿費可拿，都是脫空的時間多。

應時文章老例是在吃罷晚飯，睡在自己的小屋裏，用去約莫二十分鐘的時間完成了它，然後在九時左右沿着愛多亞路慢慢跑跑過去「上班」。所謂「上班」者，其實只是把稿子交給編輯們，自己便看看當天的報紙，交換一些稀罕古怪的特殊消息，打出或收到一些不大作掩護的敵對黨報有勁的「國事」，

這宜與融處談話他電話本然後及接續操操地自去。那時，我是九分心力的存在一件工作上的。

那時候的同事，現在是一部份成了烈士，一部份成了漢奸。然而在那個階段之外表的安穩，大體是一致的。即使很有一部份還是充滿了洋行職員的氣味。但是約莫兩個月以後，我的那些「應時文章」都遭了「駐華特使」谷正之的注意，由駐上海總領事館出面，向兩租界工部局和美領館提出了抗議，我遂連被那時候的美總領事筆高爾特和總經理勃魯斯用黃子詩說着「不許再寫那些『含有危險性的』東西。可是我那時候並未顧慮到我的飯碗問題，因爲我的生活並不仰賴於此區區不到百元的收入。我反而覺得更多，操持也更覺骨。總之奉到「辭本照拿，工作暫停」的通知。

這些美國經理的莫名其妙的舉措，固然打擊了我的筆桿，可是也傷了一部份伙伴的心。大英夜報更因了這個原因產生了，我卻決心轉移陣地，用朱字藻

大英報的相成者，只是些有心無

力的人，所以報紙銷路雖一天天升

上去，有一時期且佔有了領導地位，但

經濟狀況却一天比一天更壞。一句話：

「就是隨時都會因無錢買白報紙而閉門大

結。那時唯一的方法是在上海買紙，

籌集出版的資本。這些新股東一聞，便

有平祖仁在。

平君那時候是江蘇省政府駐滬代表

之一，還兼任着黃浦縣長。他一加入，

股東們就公推他做董事長，把他看做一

個大財神。

他加入以後，便在霞飛路冠樂酒店

五樓請編輯部負責人會面，我那次却借

一個不緊要的理由未去參加。據說他等

了我兩個鐘頭，曾表示一點相當不愉快

的表情。不久，又約我作一個單獨的談

話，我曾答允了他，但也始終沒有和他

定過時間。這真是「一拖再拖」。

我並沒有其他複雜的原因，因為就

我所知他在上海的行動，那時候已相當

被敵人注意，我絕對不願因為不必的人

事接觸妨礙到我自己自己的工作。那時候，

我確實是在盡力避免去接觸主要的工作

以外的人物的。

但是，有一天他突然到了編輯部來

「這真是他的，有他的秘書小章。那一天

他穿黃色的中山服，一根小鬍子，和

一項習慣所蓋不沒的炯炯有光的雙目

。我當時便訝然於他的膽子之大。他這

副形態，任何一人一望而知是一個精明能

幹的有地位的政治工作人員。

那時正巧是編輯部最緊張的時候，除

了最普通的應酬，沒有機會作什麼談話

。這便是我唯一一次也最末次的會面。

這裏，我順便介紹一下他的秘書小

章——章源倫。

我認識小章，基於現在已成了新黨的

同鄉明途的介紹。明途現在是汪家班的

「江蘇省宣傳處長」了，但在那時却正担

任着英文的翻譯得工作。為人隨便而不

修篇幅。小章的年紀已快四十歲了，加

之以「小」者，大致因為他的身材矮小罷

。小章現在似乎是汪家班的「宣傳部參

事」，「特種教育司司長」了，但在那時

卻是一個會獻小殷勤，頗討朋友們

歡喜的人物。他夫妻倆好打牌而我有閒

空的時候，也很喜歡玩個八國十二圈，

由於此，我們便都成了「同志」，即小章

的家，成了我們一羣光棍的俱樂部。平

氏的加入大英，也係因為這一點關係的

關係，動用的據說是蘇省府的宣傳費。

認識小章不久，我便發覺他不是「洋

行職員」，而似乎是一個「另有任務」的

人物。偶然問起他，他便說出了他和平

祖仁的關係，和他的所負擔的工作。他

把底細披露後，常在有意無意間，把機

關中搜集來的敵偽的情報談論起來。我

便時常為這位聞名未見面的政治工作者

就心他的未來。我想：在附屬之間，容

納着這樣一個浮腫淺薄的助手，何異於

揆着一顆炸彈，經歷艱苦而遙遠的長途

！然而我却永遠無法把我的意見告訴他

。我的所以在此以後避免和他接觸，大半

的原因也是為此。

就在平氏訪晤編輯部後不久，在滬

一天早上約莫十時老看，他在西愛成斯

路金神父路口遭敵偽的魔犬狙擊。在彈

雨飛的千鈞一髮之中，他鎮靜地拔出他的

手槍回擊，暴徒們驚惶地鼠竄了，他

毫無損傷地脫離了險境。此後，他會有

一個短時期躲避在漢林路朋友家裏

，照常工作。但聽說是結果是資主間不歡而散。

在同年的二月八日，我被無恥的友人所賣，在我寓所前十幾步處，被汪逆的特工人員擊傷，第二天便接到了「七十六號」的警告信，我便悄悄地躲進到美籍友人X×X的家裏，一面買船票，一面等待着當局的訓示。當我決心在六月十七號搭濟南號赴港的早一天傍晚，平君經轉打了一個電話給我，說據他所得的報告：十六日下午二時在褚民誼家，汪逆和他的黨徒們決定了，實行在上海製造大恐怖的行動，而我依然以傷而未死之身，成爲名單上最前列的「判處死刑」者之一。

我很感動地道謝他的關心，就在當天晚上，在暴風雨中上船。從此我們之間，再不會有片言隻字的來往。

到了香港莫約半年罷，在大公報上看到英茵由渝到港的消息，據說是爲了「戀愛」關係，我曾問過大公報的友人，也據說是真的，對於他，我不很熟悉，且無好感。在南京的時候，我還曾對她喜歡招待記者們「遊湖」而用筆尖刺過她

所下的哩。上海成了孤島以後，一些在上海從事話劇工作的友人，時常因爲演員恐慌而提起她，彷彿X×X是說過：「如果英茵在，藍茵是什麼東西！」我總對她有了新的印像，然而無論如何，做夢也想不到她的名字，會和平祖仁列在一起的。

二十九年的冬天，我又回到上海去了一趟。閒暇時，總是到上海劇藝社去看話劇。這時候，英茵住在梅源坊恰是隔鄰，在合衆製片公司拍西太后，獨自住一層樓，生活相當舒適，如就她的正常的收入來說，似乎是不夠支配很多的。但是，有辦法的女人在上海是總有意想不到的辦法的，何況是電影與舞台的紅演員呢？我也不以爲意。十次去劇藝社，總有八次看見她在酒吧間玩着，也老是一件藍布長袍，加上一件灰色的海勃龍大衣。那時候，劇藝社內的人事上有些摩擦，當事人很想拉進英茵來對抗，氣焰不可一世的夏霞與藍茵慕容妮兒們。但是英茵都永遠敷衍着不曾加入，她和各方面都敷衍得很好。

我不大相信她和平祖仁間只有純粹

的戀愛關係，甚至我還不信她們有什麼真的戀愛關係存在。在上海的特殊環境中，不知有多少意志薄弱的青年男女受不住利譽威誘而失了足以在話劇演員中更有的。男的且不必說，女的中像唐冷倩之爲和知慶二一個小走狗，藍茵之爲「七十六號」的女間諜，都是近于公開的祕密。據報章所說：平君在被捕以後，英茵曾奔走南京，設法營救。除非敵偽的走狗們一旦放下了屠刀，否則絕對不會坐視一個與平祖仁有關的重要人物，（如果真有戀愛的關係的話）逍遙在網外的。

所以，我不敢相信平祖仁君的被匪賊戕害或與英茵有關，甚至可能是由於她的原因致死，却不能相信她是爲了深愛平祖仁而死。像這樣一流的女子，自殺是她們必然的結果，除此之外，還會有什麼更好的前途？

一個青年有爲的英勇戰士平祖仁烈士的成仁，他完全是爲了國家，爲了民族。願意提起他的人，把他的光榮的名字和英茵分開來！

悼念瞿犢烈士

黃正岩

——烈士呵！安息吧！你熱望的祖國的黎明的曙光已

在不遠了，而這鮮豔的，勝利的曙光中間，也有

你一份英勇的赤熱的鮮血來組成的啊！——

記得「八一三」全面抗戰以後的第二個月，我們相約着幾位同學一起離開家鄉，那時淞滬正在砲火連天，自然取道上海而去內地，是萬不可能的事，因此，我們只好從北脚乘小船到啓東，再溯青龍港而至南通，這樣子一路上去，道經海門的時候，知道你正在你姑母家裏——海門滙龍鎮！所以我那天因雨滯留在滙龍鎮時，乘機就通知你來敘敘，我們在一家小茶館裏等着，天雖是下着很大的雨點，可是你冒着雨，從鎮外三里之遙的鄉間，很快地如約的走來看我們。

我們大家都在最興奮的情緒中見了時，又給你知道了我們此行的目的和期望，也正是你的預期和目的，因此熱情地要求參加我們的行列，決意留下我們

二六

怨仇，襲擊着敵人，殲滅着敵人，這個消息的傳達，使得萬千不願做亡國奴的心，都欽慕你，遠遠地祝福你，爲着祖國的翻身而努力吧！

自然你戰關的生活，是多麼盼望不定，我們中間一直因此無法得到希望的聯繫，但是我們可以告慰，可以自信，都在爲着祖國的新生而搏鬥，雖然所站的崗位，也許會有不同。

關戰的日子，真是瞬息易度，轉眼一年又是過去了，正是二七年的歲末吧，我弟弟從遠遠的滬濱寄來一封航信，竟帶來了，人間最可咒的惡耗，說你爲敵虜去，身裁數段，而光榮地殉國了！

時至今日，已是四年有半了，你離開了戰關的人生，離開苦難的祖國……但，當我閉上眼睛靜思的時候，你魁梧的英姿，又出現在我的腦際，你熱情堅定的口吻，又是在我的耳邊里鳴響，可是我不僅因此而傷感，反而無形中增長了我對敵人復仇的勇氣，和祖國一定新生的信心。

祖國呵！需要你這樣的忠勇了兒女，但是你流盡了最後一滴血，不會再來

，永遠不會再來了，而後死的我們，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是會踏着你的血跡前進！

你的親人呵！你的朋友呵！也需要你，而你竟為國家為民族為子孫孫流盡了最後一滴血，不會再來了，永遠不會再來了，可是你台髮高齡的老祖母，還不知道，至今常問着下人，惦记着你，可有回來的信息！！

朋友呵！烈士呵！你是光榮地殉國

楊仁溥先生事略

先生姓楊，諱仁溥，字克念，江蘇無錫人，家貧力學，性誠樸，尚氣節，辭受取與不苟，年二十三，考入國學專修學校，畢業時名列前茅，武進黃直介慕其名，延為西席，禮遇甚隆，民國十六年，入中國國民黨，委派為縣農民協會常務委員，時值清黨後，共黨在錫東北鄉滋事，土劣乘機活動，凡邑中青年子弟稍露頭角者，咸目為一黨而誣陷之，先生不避艱險，為之別白，聞里以安，豪猾無所施其技，十七年應蘇省區長

了，如果真的地下有知的話，公兒在應可含笑于九泉哩！因為祖國黎明的曙光就在不遠了，而這鮮紅的勝利曙光的中間，是有你一份英勇的赤熱的鮮血來組成的啊！

附註：「老牛」這個名字，跟他接近的

朋友同學都喜歡叫他，因他姓「牛」和「懼」又是諧音，而他為人堅忍的性格和魁梧的身軀，也在在都合着這個名字。

訓練所試，畢業後，奉派為本縣第十七區區長，禁煙賭，抑豪橫，興學勸農，建築橋路，籌設警衛，訟風以息，民樂其業，乃曰：吾不能久為是，赴滬投政法政學院，被取為二年級插班生，歸而辭其職，去之日，父老親送祖道，依依如失師保，其見重於鄉里如此，畢業後，在錫為律師，扶助弱，曾脫人之被陷為盜者，喜語人曰：「保障人權，吾人之責也」，二十三年，歲大旱，惻然太息曰：「荒年熟律師吾不為」，即撤其牌以

去，執教於廣東之大浦，以吾辦法其家，年假歸，被推為私立錫鐘高級商業學校校長，制規條，嚴甄錄，一掃私校積習，純以樂育人才為宗旨，因是聘為揚莖暨相接，然先生素寒士，校費支絀，無法籌劃，因是以去，同邑張文伯與先生友善，時為東莞地方法院院長，延為書記官長，就之，先生雖習申律，秉性仁厚，志在亭平，周內深文，固非所好，因又辭去，張銘嚴伯倫與先生雅故，愛其才，一在河南，一在江蘇，均見重當道，將膺民社，皆預與先生約，欲其相助為理，先生諾之，廿六年秋，淞滬戰起，伯倫奉命長兼榆縣，賴榆濱海衝敵時有濟師虞，招先生，先生毅然與之偕曰：「人之所責為友者，責能患難相共也」，至則任為第一科科長，後兼秘書職務，軍書旁午，業無留積，常滿夜辦公，未嘗有倦色，適張銘亦出任孟津縣縣長，招先生，先生因有前語，欲隨之，伯倫留之甚，有繫縲之意，先生曰：「均為諾也，吾不能厚此而薄彼，然亦不久為孟津留」，遂至孟津，任特務秘書，甚相得，數月辭去，曰：「吾與二公

之約拘羈，若久留此，則有辱辱存乎其間矣」，於是去之鄂，轉之湘，受訓為湖南澧縣警員，縣長于彥生聞其名，賞之，故為秘書，先生以知遇故，與之終始，後之川奉教育部令為瀘州社教服務團團員，如是者期年，致書其友曰，「大丈夫生當是世，而安居後方善無為

，投其筆而去，至安徽任軍法執行分監部軍法官，風記肅然，軍無私焉，今奉任檢屯戒嚴司令部文書，倭寇內憂，浮島告急，先生奉命返屯，赴江南行署，舟過歙縣桂林村，適山洪暴發，舟覆，凶遭沒頂，時三十一年六月十九日也，年四十四歲，至友劉秉章等經紀其喪，

權居於歙南桂林村，昆仲三，先生其伯，教之養之，分多存寡，怡怡有古人之風，尤足多者，妻吳氏，子一，女三，皆幼，天幸艱難，長才奮志，家無擔石，斷盡生慮，先生之目，其能賦乎，哀夫！

記蘇皖聯立技藝專科學校

郭樹權

我東南各省，往往昔學府林立，素負文化盛名，洎乎此次全面抗戰發生，半壁江山，淪於敵手，大江南北，幾無片土寧靖，各大中學校深懼敵偽之摧殘奴役，更不忍見弦歌中斷，於是相率內徙，挈其青年子弟於稍安全之地，以為之津厲焉。

第一戰區司令官顧墨三將軍，為搶救東南各省淪區敵後之失學失業青年，招發施訓，以適應抗戰之需求，立百年樹人之大計，用是不憚時勢之艱危，一粟中樞施措，於民國二十九年春，由第×戰區黨政分會，與蘇皖兩省府共議設立蘇皖聯立臨時政治學院於閩北武夷山麓之武夷宮，校舍凡三百餘間，圖書在二萬八千以上，農場達二千餘畝，教室、辦公廳、禮堂、圖書館、學生宿舍、教師住宅等設備，俱皆完善，政治學院

肄業期限，部定一年，內分文法兩科計法律、政治、經濟、教育諸系，院長顧祝同，副院長朱華，教務主任范任，訓導主任李宗義，總務主任兼代副院長孔充。其聘請教師，皆一時碩彥，學驗兼富。其開同學一百九十八人，來自蘇浙皖閩贛湘諸省，融融濟濟，一歲之間，訓迪有序，三十年夏，政治學院既先為結業，復以學院規模粗具，更鑒於一年教育，為時過短，固未遑青雲之志，難效拔地之材，乃電請教部，改組臨時政治學院為永久性的獨立學院，以宏統統，為國儲材，七月教部提請行政院院務會議通過，遂易政治學院為蘇皖聯立技藝專科學校，以造就建國應用專材，設校務委員若干人，教務求南各省黨，政、軍、學有關各界為委員，由顧墨三將軍充任主任委員，綜理校務，孔充為代理

主任委員以襄助之，教務主任毛夷慶，國學湛深，名震東南，訓導主任陳朝璧，係比國魯比大學法學博士，現設銀行，會計行政管理，機械等科，在校同學四百餘人，校址原分設武夷宮，赤石兩地，三十一年夏，浙東戰雲突發，敵寇與師犯贛，延及閩境，武夷山下，風聲鶴唳，惶惶莫可終朝，不獲已南遷三元，暫借福建省幹訓團原址，繼續施教。今夏技專首屆同學，行將卒業，聞願赴西北服務者，達百分之五十以上，其見對於開發大西北，抱有極高之熱誠也。又該校全體同學以目前各省尚有公立大學，收容各該省之高中畢業青年，惟蘇皖兩省，獨付闕如，為吸引淪區失學青年，發展蘇皖教育計，允宜有添設大學之必要，刻具呈教部，請求將蘇皖聯立技藝專科學校，改制為一完全之大學云。

一個噩夢似的經歷

孫魯

時間：三十一年四月二十四日至五月十五日

地點：贛成至昆明

阿平：

經歷了二十幾天緊張艱苦的生活以後，（我像做了一個長長的噩夢，）我回到了自由的祖國。

我自四月二十四日，在贛成撤退後，因公先後在呢町、遂放、芒市、龍陵等處均有停留。五月四日龍陵又告急了，我在那下午四時離開龍陵。

這一次局勢的變化來得太迅速，很快地敵人便衝過贛成了。誰不想回到祖國的懷抱來呢？可是，時間太匆促了。我離開龍陵的時候，前後撤退的車輛太多且擁擠，要想把車開得快一點，事實上不可能。車輛們只得順列的緩緩地

行進着。那時我心中的焦急，你是可以想像到的。五月五日上午十一時，惠通橋在望了，我是那麼的歡喜，——這橋是怒江東岸，便可順利的投入自由的空氣了。

突然後面槍炮聲大作，啊！敵人已迫近了。我心中一冷，決意不顧一切衝過橋去。但是前面的車輛已在焚燒了，汽缸爆炸，道路為之阻塞。停留便是待斃，只好折回另謀生路。在敵人的射擊中逃生，是多麼的匆忙慌張啊，我真不知道我平日自許的鎮靜到那兒去了。

「一槍；二槍；三槍；」同車的老高笑着敵人瞄準我們放槍的次數告訴我。終於我們滑溜在江邊巖洞，躲藏了。

夜間，上面公路上敵人在搜索前進，足步聲與口令聲清晰可聞。

匆忙中躲避巖洞，衣物盡棄，一夜來備受飢寒。五月六日我們沿江邊匆匆向惠通橋方向行進，途中發現推覆江邊的汽車三輛，車中衣被及罐頭食品甚多，於是我們的衣食問題暫獲解決；並且得到幾塊木板，幾條繩索，和幾個車胎。這時我的腦中浮起了魯濱遜在荒島中的景象，我們體味到了：在孤立無援時，人類社會中的工具，（甚至僅是一條細繩，一枚小釘，）對於我們是多大的恩物啊。我們便計劃利用這些簡單的工具，明日挾此洶江以達彼岸。

五月七日我已下水了，可是同行的老高却變意不肯走了。

「我怕，我怕這湍急的水，」他注視着江水流，「我不會游泳，這些東西可靠嗎？」他摸了摸身上的木板和汽車內胎，「……不，我決意不走了。」

他不走，我也不忍捨棄他獨行。好吧，再從表針較。我水淋淋地爬上了岸。汽車中有的衣服，我又換了一套乾淨的衣服，坐下來同他商議脫險的辦法。

但是除了冒險挾胎游泳沿江以外，又有什麼辦法呢？他固執的不冒此險。

於是我們便取了沒有辦法中的辦法：沿江邊而下。

碰運氣吧，也許有什麼好機會。

我們說。

我們到了一個極陰蔽的山谷。山谷中有我國歸僑和士兵七八人躲着，他們已經四天沒有得到食物了，都是奄奄待斃的樣子。於是我們便撿取身上滿載的牛奶、沙丁魚、牛肉、果醬、蝦乾分給他們。當晚即宿此山谷中。

五月八日，還是毫無辦法，又提議冒險渡江，並向老高申述理由：

現在我們身體尚健康，敵兵人數尚不多，正是離此險境的好時機，否則前途便不堪設想了。他還是固執地不肯。我知道他的苦衷，怒江的水委實太湍急了，我也不再苦勸，乾脆坐下來不走了。不過，我並不想放棄，我苦苦地思索着，我希望有什麼靈感能閃入我的腦中。我習慣地摸摸口袋，想掏出香煙盒子來。事實上袋中是空空如也，我嘆了一口氣。

「這，這是什麼？」老高睜大了眼睛叫起來，眼睛中輝耀着興奮的光，手

指指點着上流。

「哈，這不是一張竹筏嗎？」是天賜我也，「不容我遲疑，我便跳下了水，迎着把它擋住，費盡力氣才把它拖到江岸。又水淋淋地爬上了岸。這一回是與高采烈的了。我們決定夜間乘此竹筏順水踰越惠通橋，連安全地帶後，登彼岸之岸。晚上有月亮。」

二、

那天夜間，當我的手錶上指着十二時，我們正擬渡江，却聽到有馬達聲。一看，是敵人乘着汽艇來了。

我的頭上像又被澆了一盆冷水，正是好事多磨！

敵艇剛駛到我們躲避的地方，一巨物墮江中，艇上敵人叫罵不止。片刻後又聽到兩個敵人游到我們住處的灘上登陸了。月色昏暗中他們看見我們，不知虛實，心中害怕，連忙向後轉，重行入水上艇而去了。

那時我挺着小刀，決與一鬥。渾身肌肉痠軟，空氣緊張已達極點。

敵人遠去後，我們便裝束上竹筏，順水而下，隨帶二塊木板為槳，二個汽

車內胎為救生圈。時為五月九日清晨三時，筏過惠通橋時，情緒又為之緊張，但竟未見敵人，平安而過。

我們正在相慶順利時，樂極悲來，忽遇一急灣。巨浪在我們手中奪去了木板槳。於是便無法操縱竹筏了，只能聽其自然隨流急下。連續再遇兩個漩渦，筏覆。

「老高，抱着內胎！」我叫。

我抱了一個汽車內胎奮力向江邊游去。老高固執地抱着竹筏不放，順流而去了。

我在巨浪中努力奮鬥，險浪澎湃，急，終不能達到岸邊。

「不能放棄，不能放棄，堅持到最後，堅持到最後！」我不斷地警告自己，害怕我會太早地失去了忍耐和勇氣。我努力着。但是急流不理睬我的反抗，把我帶着淌下。俄而中流一礮石當途，上流下之木板多塊被阻留於此，我也被掀在木石之間始得爬到石下。又是水淋淋地。

寒冷的江水中浸了多久，出水更冷，自覺身體已經麻木了。於是我便失去

了知覺。

三、

我在石上或草或蘇，似乎覺得天已微明了。似乎看到陽光從對岸山巔上昇起來，漸漸地向下移，而至山脚，而至江心，終於照到了我的身上。——這些像是電影中的斷片，恍恍惚惚的。現在回憶起來真像一個奇怪的夢。我記得當陽光吻着我的面龐的時候，我心中有一種說不出的歡喜和安慰，神志也清楚了一些。

凍僵的身體得到了陽光的溫暖，漸漸地有了活力。我掙扎地爬了起來。可是頭還是昏沈沈的，像是剛從一個噩夢中醒來。

礁石與東岸距離不遠，我想試着游過去，可是，四肢麻酸，那有力呀！簡直是寸步難移。我喘着氣，服從地又躺了下來，讓陽光慈雲地撫摸着。

我似乎看到兩個人跑近岸邊來。奇怪，距離很近，我怎麼看不清他們的臉龐呢？我警覺地伸手向臉上試試。

『啊。我的眼鏡失了。』我痛心地叫了出來，沒有了眼鏡，我的行動將多麼不便啊！

那兩個跑得更近了，是兩個拾荒者。

他們真好，用長竹竿把我扶到岸上。我正想向他們致感謝詞，他們且先下手把我按倒了，把我用扣針扣在衣袋中的鈔票，和我的手錶全拿去了，臨走時還重重地踢了我一腿，怕我起來追趕他們。

我渾身軟弱，無從反抗，也不想反抗，聽他們為所欲為。

『我還感謝你們，你們畢竟把我從江中拖到自由陸地來了。這些身外之物便算報酬你們的禮物吧。』我向他們的背影喃喃地說着，

我休息了半响，便開始前進。我最感痛苦的便是眼鏡已為江浪沖去，在不見人煙的高山麓下，無法辨認路途。皮鞋也在江中失去，赤足行走於荆棘碎石上，艱辛萬分。

當日彷彿叢山峭壁間，未見一人一屋，身上又冷又濕，真是飢寒交迫。入夜就睡在半山地上。

五月十四日早晨醒來，遠見遠處林中炊煙隱約，不禁興奮異常，打起精神。勉力循往。好不容易找到了人家，原來

是急通橋邊避來的鄉人們聚居在此。有一位八十三歲的老翁待我真好，代我烘衣，請我吃玉蜀黍飯，我真是感激涕零了。

得衣得食，休息了一天，精神大振。五月十一日便按照老翁的指示，循馬道越嶺而行，夜間宿在長街鎮，鎮上冷落淒涼，居民已遷避一空。

十二日早晨我轉入公路，中途遇見前方來的卡車，便請求搭乘到保山，十三日到永平，十四日到下關，十五日便到了昆明。途中亦難免凍酸，但是已經有過「夜夜在怒江上」的險要閱歷，這些痛苦便不足道了。

四、

阿平，你看，這像一個噩夢嗎？也許在這大時代中，比這種經歷更險惡的故事很多很多，但，在我，這真是畢生難忘的一個經歷啊！

五月三十日於昆明

此日三首 民紀卅一年十二月

五日先夫人哀念日作 黃炎培

夜夜愁雲接曉昏。年年此日更何論。
圖書半燼珍遺挂。風雨如磐夢魂。
久別故鄉餘想像。大難來日是荒蕪。

今朝添得幾纖手。一肅寒蔬意漸溫。
舊恩留念偏親知。憐到鄰親莫設持。
嗚我老來偏健骨。共君夢裏總平時。
殘妝檢點全家淚。客館蕭條一卷詩。
此事冥冥疑有力。枯湯天為長新枝。
何年情海竟全程。緝為新情長舊情。
戰報漸宜供祭告。歸期敢望及春明。
不堪國家長散哭。倘許人天一死生。
奇語兜衣今已暖。巴宵刀尺夜聲聲。

西北考察雜感

宿廟台子留侯祠有感 胡元民

博浪一錐志氣洪。興劉滅楚不居功。
雲遊長伴赤松子。受策歸承黃石公。
千載餘靈鐘鹿草。滿山秋色寄紅楓。
觀摩到此莫留戀。萬里壯行冒朔風。

臨潼之遊

胡元民

驪山訪古添鄉思。東出墻橋折柳枝。
谷坑儒生千載恨。台連烽火一朝癡。
始皇陵上弔荒草。貴妃池中洗玉脂。
正氣長留虎嶽石。萬民習誦朝頌詞。

寧夏閱兵有感

胡元民

銀川少住感威情。臨別隆儀寵若驚。
鼓角齊鳴騰虎將。旌旗招展閱雄兵。

刀槍劍戟八人習。騎射跳爬件件精。
坐鎮朔方公獨昔。邊防重責寄千城。

醉落魄

贈喬振千

華煜卿

峯巒峭拔，江山信是西南絕，故園東望
音塵闊，莫憶來時，不似來時節！
人間青紫皆堪熱，烟雲過眼成虛設。知
君何事添凄咽，應恨流年，斷送雄心滅！

浣溪沙

華煜卿

十月寒風水落潭，長街小巷賣黃柑，三
巴天氣近江南。斷萬里香來傷久客，百
年戰歇老丁男，眼前衣食最難堪。

浣溪沙

不寐示內

華煜卿

攜得妻孥萬里行，客中家計費經營，米
鹽瑣屑買平生。去日悲歡燈下語，中
宵恩怨枕前情，鴉啼門外正三更。

詩

卅一年十一月泗英少松招飲，同席以
「巴山剪燭」為題，限韻「時遲思詩」
四字，各成一詩，余勉草八句如次：
百事艱難日，山城欲雨時，文園誰最少
，佳會我偏遲，綠蟻排秋闕，黃華動客
思，明朝各分手，即席賦離詩。

憶江南

朱日

謝半儂

江南好，事盡慕陶朱，萬古名留佳話在
，一舟輕載美人俱，夕照舊西湖。
江南好，雨後感蕭蕭，日暮楚天鴻鴈角
，途窮吳市學吹簫，海賦恨難消。
江南好，田舍舊誰家，讓國高風傳梓里
，運入清夢憶梅村，楚客暗銷魂。
江南好，搔首嘆飛蓬，楊柳迎風翻綠
，桃花過雨泣殘紅，歸夢路難通。
江南好，滿眼易刑榛，歷劫煙塵舞鶴主
，欲塵風雨守先久，何堪逐逐強隣。
江南好，夜雨急東郊，暮地烽煙驚豺狼
，頻年踪跡寄鴛鴦，骨肉忍相拋。
江南好，夜夜夢江南，死別生離情未了
，功名富貴我何貪，絲盡惜春蠶。
江南好，幾處破歸家，死法普書傳上海
，流離骨肉會長沙，一現蓮華花。
江南好，客裏送人歸，傳香鄉親無恙在
，告懷朋舊暫相違，醉夢奈愁圍。

贈汪精怪

居易

西江月一首

引刀未成一快，此身又得東游；而
今真個負尊頭，大業於君何有？說
甚「和平」救國，且說「焦土」風流；
一生贏得是閑愁，正好他年道真！

中國皮帶製造廠

專製各種機用皮帶

廠址 重慶菜園壩絲廠巷七號

內科

專門醫師

薛映暉

診所重慶雞街口

蜀德公司二樓

門診上午九時起

下午二時止

前

振濟委員會中醫救濟醫院內科主任
教育部中醫教育專門委員會委員

內婦科
小兒科

江蘇許錫彥國醫師

診所：北碚廬山路十六號

福利釀造廠

商標

標準

滋味鮮美

與眾不同

科學製造

有益衛生

紅白二種

平價推銷

醬油

經售處

各大雜貨鋪均售

康元製罐廠四川分廠廣告

營業要目

軍需用品 黨徽鈕扣

瓶蓋罐金 建築五金

彈子門銷 元電石燈

本廠承接各種五金鐵

皮沖製工作各界如有

見詢請臨面洽為荷

重慶辦事處 白象街十號

飛鷹牌油漆

註冊商標

美華油漆製造廠出品

各 色 油 墨	鈕 扣 漆	催 乾 漆	調 合 漆	船 底 漆	無 光 漆	凡 立 水	防 銹 漆	汽 車 磁 漆	快 燥 磁 漆	精 煉 魚 油	各 種 厚 漆
------------------	-------------	-------------	-------------	-------------	-------------	-------------	-------------	------------------	------------------	------------------	------------------

花色繁多，未詳載，殊用漆定製供給

製造廠：重慶南岸彈石子拐棗樹街五號

發行所：重慶四五路特三號元益公司內

電話：四一八一九 電報掛號：渝〇四五一